

教宗本篤十六世

週三公開接見活動中講解的教理

聖伯多祿廣場

2007年3月21日

哲學家及殉道者的聖儒斯定

各位親愛的兄弟姊妹，

我們以初生教會中的那些偉大人物，作為我們這一陣的教理講授的反省對象。今天我們要講的是哲學家及殉道者的聖儒斯定(*san Giustino filosofo e martire*)，第二世紀的護教教父(*Padri apologisti*)中最重要的一位。「護教者」(*«apologisti»*)這詞指的，是那些古代基督徒作家，他們就外教徒和希伯來人對這新宗教的嚴重指控，挺身而出為其辯護之外，還採用適應當時的文化的言詞來傳播基督信仰的教義。所以，可以在這些護教者身上看到他們的雙重性關注：一方面是實實在在的護教性，為初生的基督信仰辯護 (*apologhía* 這希臘字的意思正是「辯護」)，而同時也是宣揚性，「傳教性」，以當代人能領悟的詞彙和思想範疇，來陳述這信仰的內容。

聖儒斯定約於 100 年左右，出生在聖地的撒馬黎雅(*Samaria*)的古舍根(*l'antica Sichem*)；為了尋找真理，他於不同的希臘哲學派系間徘徊了一段長時間。最後 — 如他自己在他的《與提弗尼的對話 *Dialogo con Trifone*》這書前面那幾章所說的 — 有位神秘人物，一位他在海灘遇見的可敬老人，先向他展示單靠自己的力量，人無法滿足自己對神的追尋，而使他陷於恐慌中。繼而指示他古先知中，一些可以從他們那兒找到通向天主，和通向「真正哲學」的道路的人物。辭別時，老者勸勉他要祈禱，以便光明之門為他敞開。這記載隱藏著儒斯定的人生的一段重要插曲：在一段漫長的尋找真理的哲學旅程的終點，他最後淀泊於基督信仰中。他在羅馬創辦了一所學校，在那兒免費給他的學生教授這個被他視為真正哲學的新宗教。事實上，在這新宗教內，他找到真理，也就是找到讓他正直地生活的藝

術。爲了這事他被告發，並在 165 年左右，於那位哲學家皇帝馬卡歐理奧 (Marco Aurelio) 在位期間，被判斬首。儒斯定的其中一篇《護教文 *Apologia*》，正是寫給這位皇帝。

這些著述 — 兩篇《護教文 *Apologie*》及《與提弗尼的對話 *Dialogo con Trifone*》 — 是他存留下來的僅有作品。在這些作品中，儒斯定首先意圖描述的，是天主在耶穌基督，在「羅葛思」 — *Logos* —，即在永生之言，永恆的理性，創造者理性內，完成的創世和救世計劃。每一個人，由於是個具理性的受造物，都是這「羅葛思」的參與者，他們身上各自帶著一粒「種子」，因而能捕捉到真理的一點微光。而這位「羅葛思」於舊約法律中，一如在希臘哲學中一樣，有如在「真理的種子內」，以先知的形像，局部將自己顯示給希伯來人。如今，儒斯定總結說，由於基督信仰是這位「羅葛思」，親自在歷史中將自己整個顯示給人。因此，「所有一切美好的，不論之前是誰所說的，都歸屬我們基督徒所有」(《護教文下篇 2 *Apol.*》 13,4)。在這種理解下，儒斯定，縱然仍抗拒希臘哲學中存在的矛盾，但在單只有基督宗教自稱是真理和具普世性這理性觀點的推動下，他決然地將所有哲學真理指向「羅葛思」。若舊約有如一個影像指向它所代表的現實般指向基督，那麼希臘哲學同樣指向基督和福音，就跟局部傾向與整體結合一樣。他並且說，舊約和希臘哲學這兩個現實，就有如兩條把人帶向基督，帶向「羅葛思」的路。就這樣，儒斯定解釋了爲何希臘哲學不可能與福音真理對立，所以基督徒可以懷著信心，有如從真正的美善那兒，從希臘哲學汲取有用的思想。爲此我可敬的前任，若望保祿二世，指稱儒斯定「儘管仍帶著小心的辨別，他實在是達成與哲學思想確實相遇的先鋒」：因爲儒斯定「在皈依後，縱然仍非常重視希臘哲學，卻大力並清晰地宣報，他在基督信仰中找到『那唯一可靠和有益的哲學』」(《與提弗尼的對話 *Dial.*》 8,1) (《信仰與理性 *Fides et ratio*》 38)。

總括而言，儒斯定的形象和作品代表著古代教會，捨棄外教徒的宗教，而對哲學，對理性所作的決定性選擇。事實上，面對外教徒的宗教，早期的基督徒極力反對作任何妥協，視其爲偶像崇拜，甚至不惜因此被指控爲不敬神和無神論者。儒斯定正是其中的表表者，特別在他的《護教文上篇 1 *Apologia*》，他對外教徒的宗教和這宗教的神話，作了極端嚴厲的批評，被他視爲是在走向真理的路上，將人引入歧途的邪惡路標。正是從他對外教徒的宗教和這宗教的神話所作的批評，看到哲學正好相反，哲學代表一處讓外教主義，猶太主義和基督信仰相遇的特別領域。就這樣，與儒斯定同時代的另一位護教者，撒德的主教梅

理敦(Melitone di Sardi)，非常清楚地，將這新宗教定界為：「我們的哲學……」(引載自歐瑟比奧，《教會史 *Storia Eccl.*》4,26,7)。

事實上，外教徒的宗教並不跟隨「羅葛思」的道路，而是堅持相信神話，甚至不理會這些神話已被希臘哲學確定為缺乏真理。因此，外教徒的宗教的沒落原是無可避免的事。這沒落正好顯示出，當宗教脫離其自身的真理時，便有以下這必然的結果：宗教淪為一堆矯飾的禮節，習俗和風尚。儒斯定與和他一起的其他護教者，正代表基督信仰選擇哲學家的天主這明確立場，以對抗外教徒的宗教的假神祇。這是一個對「真理」本身的選擇，以對抗那只不過是「習俗」的神話。儒斯定逝世後數十年，戴都良透過他那記於青史和永垂不朽的句子，這樣定界基督徒的同一選擇：「我們的主基督肯定祂自己是真理，而非習俗 — *Dominus noster Christus veritatem se, non consuetudinem, cognominavit*」(《論貞女的頭巾 *La velazione delle vergini*》1,1)。值得注意戴都良在這句子中，用來指外教徒的宗教的「習俗」— *consuetudo* — 這詞，若以現代語言來翻譯，可以譯作「文化潮流」，「時代潮流」。

對一個像我們今日所生活的年代，所有價值和宗教 — 甚至宗教交談 — 都擺脫不了相對主義的影響的年代，這是不可忘記的一課。懷著這目標，謹以被哲學家儒斯定在海濱遇上的，那位神秘老翁，最後所說的話送給你們 — 亦以此結束今日的教理講授 — 「你尤其要祈求光之門為你打開，因為若天主及祂的基督不讓人了解的話，沒有人能夠看得見和能夠領悟」(《與提弗尼的對話 *Dial.*》7,3)。